

東國通鑑 三十七

漢書門			
二	三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五	七		

庫文閣內			
二	三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五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38)
函號		285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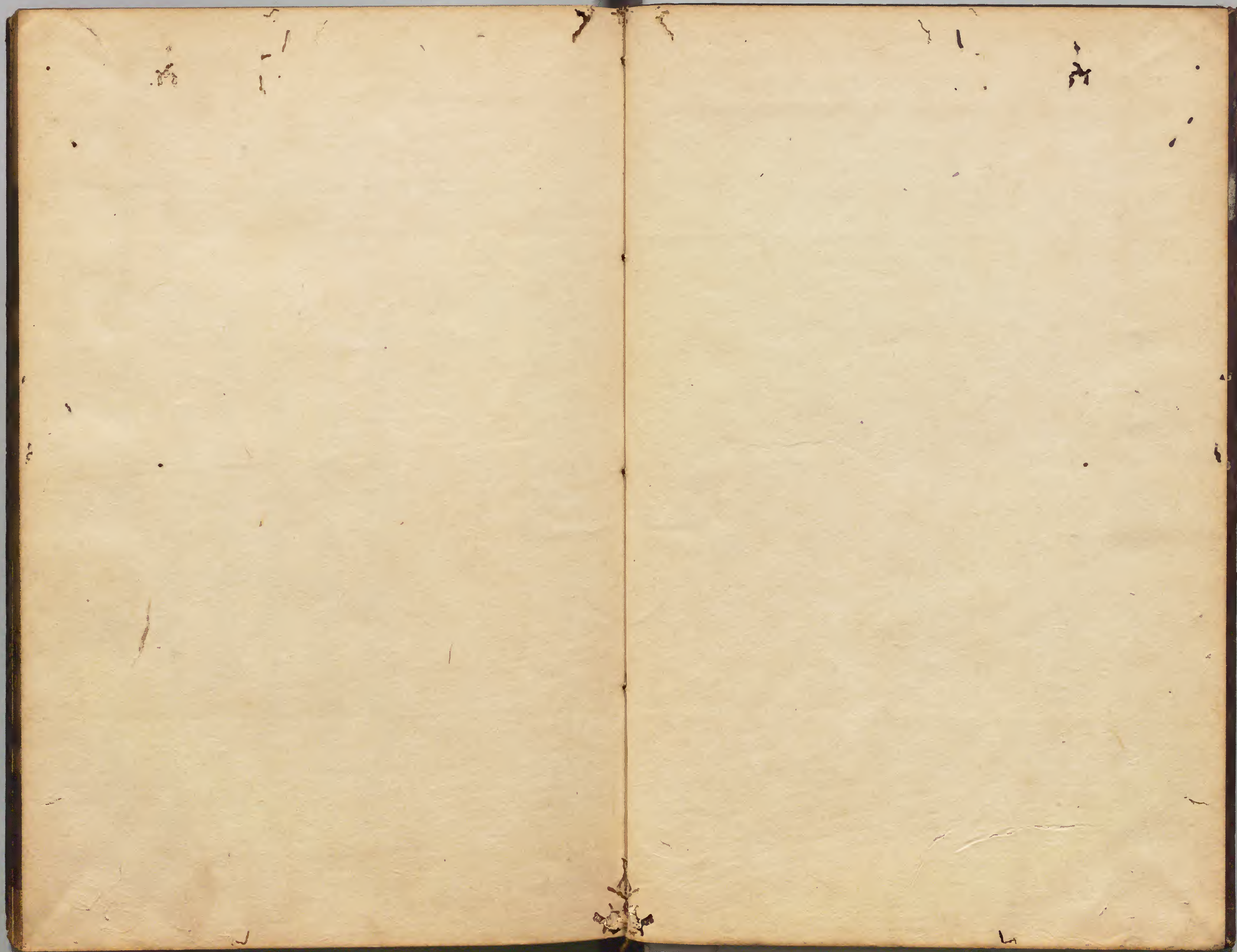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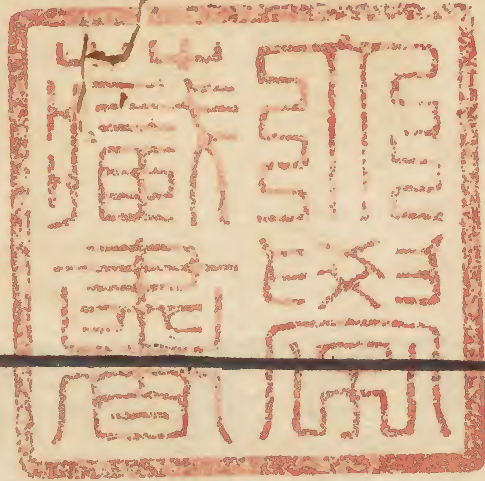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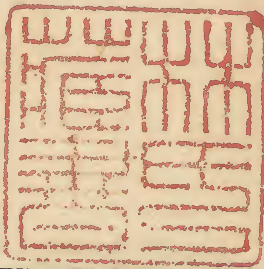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七

高麗紀

忠烈王一

淺草文庫

諱ハ暉古諱ハ諶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
金氏性寬厚喜怒不形幼シテ嚮學讀書
知ル大義然溺ニ於宴樂昵ニ近羣小父子
構ヲ嬖ヲ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三

元年

宋孝恭帝德祐元年

春正月冊公主ヲ為元

成公主ト官曰敬成殿ヲ見元成府曰膺善ヲ置僚

屬以安東京山府為湯沐邑○遣門下侍中

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表奏曰小邦近
因掃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戶收加以征討
倭邦修造戰艦下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
種早旱晚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况兵傷水
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
息也若復舉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
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款○二月大府卿朴
禴上疏曰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
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
限臣恐人物皆持北流令臣僚許娶庶妻隨

高麗忠烈王

品降殺其數至於庶人得嫁一妻一妾其庶
妻所生之子得仕于朝皆比適子怨曠以消
人物不流戶口日增矣禴嘗言東方屬木木
之生數三而成數八奇者陽也偶者陰也吾
邦之人男寡女衆理數然也遂上此疏婦女
聞者咸怨且懼時宰相有畏其妻者寢其議
不行○以王生月為壽元節○元遣蠻子軍
一千四百人來分屬海塩白三州○三月元
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
河文著來○以耽羅戊午缺少募人授爵以

遣○王及公主幸北山洛山寺自是屢幸寺
院○夏四月以帑藏匱竭科歛印金有差以
充使客之求○五月王聞詔使來出迎西門
外王既尚主雖詔使未嘗出城而迎舌人金
台如元省官語之曰駙馬王不迎詔使不為
無例然王是外國之主也詔書至不可不迎
至是始迎之○攝事于景靈殿邊直缺假內
殿淨事色以祭○西海道都指揮使言本道
貢賦近多逋欠按察使及守令之罪也左右
倉考正別監與同罪請皆罷職從之既而因

高麗忠烈王

左右請復其任○知太史局事伍允孚言國
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戊日為社按宋舊曆及
元朝今曆皆以近戊日為社自今請用近戊
日從之○達魯花赤黑的禁人挾弓矢○罷
牟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宣以
盧景綸為按察使時鷹坊吳淑富等怙勢肆
暴戾及佐宣疾之不禮淑富等歸告王曰按
察使及長興副使不飼鵠致死王怒有是命
後承宣李汾成言聽淑富之言罪戩等豈不
有累聖德淑富多行不法戩等不從其欲故

來譖耳王曰予固疑之姑待哉來言耳景
綸曰毋以安戩故懼有藉宣旨為不法者輒
以聞因問汾成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
曰今僧徒僕隸凡有所欲皆托左右以受宣
旨官吏無問是非皆從之弊豈少哉且人臣
豈欲抗其主乎人主屈於臣乃盛德也王然
之○六月太史苟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
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褻以白紵之
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從之○遣元
卿等如元進鷹○初作宣傳消息舊制凡命

高麗忠烈王

令徵求必下宣旨自即位以來宣旨頻煩州
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
請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諸道
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牛州郡皆
之鷹坊吳淑富方文大等遂自草消息因李
貞白王以羅州長興府管內諸島及洪州曲
陽村民戶悉屬鷹坊其善捕鷹者所在皆免
徭役聽淑富等指揮王亟命施行承宣崔文
本言淑富等所至虐民逞其所欲按察守令
懲安戩幸佐宣無敢誰何且屬鷹坊者悉免

徭役國家安所調教請勿遣淑富等臣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使亦可辦也不從貞本屠狗奴也以勇力為金俊子柱所愛柱敗逃匿免死及王即位為乳媼女壻遂有寵○王問李汾成曰寡人聞中郎郎將皆言軍旅之事則委於我輩按察守令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無論東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自庚癸以來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始以武官

高麗忠烈王

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言於王曰外寄東班之仕路也故東班必補外然後得授朝官西班則循次以進何必求外寄遂不補外至是武官托王左右請復之且故事政房負每當除授晨入暮出于謁填門自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王不豫放二罪以下承宣洪子藩言去歲既下宥旨今而復下不亦數乎恐犯法者益衆京中見囚請以口傳宥之諸道令祈恩別監傳命放之可也從之

史臣曰洪子藩謂宥旨數而犯法者衆其言是矣然請以口傳放囚何哉使犯法者得脫宜肯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藉口傳釋法司罪囚未必非子藩啓之也

秋七月遣府兵四領戍濟州○達魯花赤黑的還元宗之復位也黑的奉詔而來性譎詐難信及為達魯花赤甚倨王屢抑之不敢肆其志及是告歸王與公主留之不聽○遣同知樞密院事許珙將軍趙仁規如元賀節日公主恐黑的讒構遣式篤兒偕往覘其所為

高麗忠烈王

○八月定朝官服童宰樞以上玉帶六四以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九月令省臺各進直言○元遣使與劔工古內來古內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丁酉王子諲生○冬十月元遣岳脫衍康守衡來詔曰爾國諸主氏姬同姓此何理也既與我為一家自宜與之通婚不然豈為一家之義且我太祖皇帝征十三國其王爭獻美女良馬珍寶爾所聞也王之未為王也不稱太子而稱世子國主之命舊稱聖旨今稱宜旨官號之

同於朝廷者亦其比也又聞王與公主月食米二升此則宰相多而自專故耳凡此皆欲令爾知之非苟使爾貢子女革官名減宰相也黑的來言爾國事非一並不聽許爾其知之○改定官制○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也○十一月遣僉議贊成事俞千遇如元賀正告改官制獻慶女十人○令遣部夫使于諸道摠郎金昺如全羅道行至菁好驛全羅道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于京甚夥私膳居半昺取私膳

高麗忠烈王

輸之國庫景綸壻金天緒適為永原掌書記取以為獻景綸又訴於王王免昺官以宋由義代之尋貶昺為襄州副使○元遣使來作軍器以起居郎金礪偕往慶尚全羅道斂民箭羽鏃鐵○十二月置盤纏色令中外臣民出銀及苧布有差○貞和宮主宴賀公主生男官人布席于東廂王曰不如正寢官人不請于公主就正寢置平床為公主座式篤兒曰平床之坐欲使同於宮主也公主大怒王遽令移席西廳蓋舊有高榻也及宮主觴于

公主王顧而目之公主曰何以有眼視我耶
豈以宮主跪於我乎遂命罷宴○遣將軍高
天伯及式篤兒如元請以明年親朝式篤兒
將行謂大將軍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
事如何則可公秀曰伉儷之間妬媚之言何
足上聞君既奏之公主後悔將何及已式篤
兒然之○監察司劾監察提憲許珙軍簿判
書康允紹珙其妻死更娶姨女養於家者允
紹起於賤隸故皆為監察司所論允紹又自
出視事効免之○遣帶方公澂率衣冠子弟

高麗忠烈王

丙子

十人如元為禿魯花○都兵馬使以國用不
足許人納銀拜官以所納多少為差○元遣
中書員外郎石抹天衢為副達魯花赤
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春正月丁卯朔羣臣
賀正于王用幣命賜內帑銀紵支其費歲以
為常元帥忻都達魯花赤石抹天衢各獻馬
○乙亥設法席于普濟寺為帝祝釐每值聖
甲日行之時謂之乙亥法席○王及公主獵
于猫串○三月王及公主幸昇天府觀潮○
王以小君中郎將潛驕恣剃髮為僧初王為

太孫時納崔岵婢生湑公主亦愛之如嫡出入禁中嘗賂康守衡欲襲王宿衛于元○改宣旨曰王肯朕曰孤赦曰省奏曰呈先是達魯花赤詰之曰稱宣旨稱朕赦何僭也王使僉議中贊金方慶左承宣朴恒解之曰非敢僭也但循祖宗相傳之舊耳於是改焉○閏月僉議府上言近者內僚微賤者皆以隨從之勞許通仕路混雜朝班有乖祖宗之制請收成命王怒欲觀其所為陽許之既而復取其狀僉議府不即從王因詔文主事命右正

高麗忠烈王

言李仁挺勿視事竟取其狀批曰勿改成命國制內僚之職限南班七品如有大功異能只加賞賜未有至五六品者元宗朝始通其路然拜將軍郎將者不過一二及忠烈即位內人無功者拜豐官高爵腰鞶帶黃至子孫許通臺省政曹者甚多若別將散員不可勝數○有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曰右正言李仁挺與百餘人潛謀欲殺達魯花赤達魯花赤枷鎖仁挺尋知誣釋之仁挺性強抗凡拜官者必究功過未嘗苟畧告身人多怨之○

王與公主獵于天壽寺南郊○吐蕃僧自元
來自言帝師遣我為公主國主祈福宰樞備
旗蓋迎于城外其僧食肉飲酒常言我法不
忌酒肉唯不邇女色無何潛宿倡家又請王
作曼陀羅道場令備金帛鞍馬雞羊用麵作
人長三尺坐之壇中又作小麵人麵燈麵塔
各一百八列置其傍吹螺擊鼓凡四月僧戴花
冠手執一箭繫草布其端周麾而雀躍車載
麵人珍旗者二甲者四弓矢者三十曳棄城
門之西公主施錢甚厚其徒爭之訴曰僧非

高麗忠烈王

帝師所遣佛事乃其偽作公主詰之皆服遂
黜遣之○元遣楊仲信賫幣帛來為歸附軍
五百人聘妻王遣使諸道搜寡婦處女○夏
四月置歸化部曲蘇復別監先是臺省論密
城人趙阡殺守應賊之罪降為歸化部曲郡
人朴義以養鷹嬖於王賂左右自王曰密城
大邑貢賦甚多降為部曲而無鎮撫者恐其
民流散莫能禦也故有是命○耽羅星主來
朝命序朝臣四品之下○五月知僉議府事
致仕張鎰卒鎰性溫恭正直善屬文優於吏

才○壬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公主取黃金塔入內其裝嚴多為忽刺歹三哥等所竊公主將毀用之王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僧乞還金塔公主不許又給忽刺歹括天府寺銀入內○置通文館於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習漢語時譯者多起微賤傳語之間多不以實懷姦濟私宰相患之參文學事金壇獻議置之○六月左司議大夫金周鼎上書論廉使守令勤怠貢賦輕重不二鄉吏附勢逃役等事請令

高麗忠烈王

究理王納之為左右所沮事竟不行○密直副使崔文本奉文本性高倨沉重不苟俯仰有大臣體○參文學事俞千遇奉千遇性聰敏多機辯金敞薦于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也置之政房久典機要多受人饋遺致富饒嘗為史官不修史草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為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世耶○秋七月以柳璥為僉議侍郎贊成事○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明敏

清平百姓德之。瓜期已滿，乞令留任。陪臣金方慶佐官軍，攻破珍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乞賜虎頭金牌，用勸者來。○八月，王與公主獵于德水縣。縣東北有馬堤山，王嘗命構草屋數間。及是，王率忽赤鷹坊親御弓箭，鷹鷂縱橫，馳騁父老見者嘆息。○王獵于昌樂院。○溟州吏金遷得毋於遼陽以歸。初，高宗末，蒙古兵來侵，遷母與李子德麟被虜。時遷年十五，晝夜呼泣，聞被虜者多道死，服喪終制。後十四年，有百戶

高麗忠烈王

習成自元來，呼溟州人於市。三日，適遷友旌善人金純應之。成授遷母寄書云：「予生到某州某家為婢，遷見書，痛哭欲往贖母，賁有金與本國譯語孔明歸北州。天老寨尋訪於軍卒要左家有一姬，衣懸鵲蓬髮垢面，遷見之，不知其為母也。姬備言鄉貫屬藉，而曰：『德麟隨我到北，已十九年。今在西鄰天老家為奴，遷聞之下，拜涕泣。』母握遷手泣曰：『汝真吾子耶？』吾謂汝為死矣。要左適不在，遷不得贖，乃還東京，依別將守龍家居。一月，與守龍復往。

要左家請贖要左不聽遷哀乞以白金五十
五兩贖之以歸德麟送至東京泣曰今雖不
得相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母子相掩
泣不能語會中贊金方慶回自元至東京召
見遷母子稱嘆不已言於物管府給引厨傳
送至溟州其夫宗衍亦無恙相見而喜遂為
夫婦如初其父子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劇倒
地後六年天老之子携德麟來遷以白金八
十六兩贖之未數年盡償前後所償白金與
德麟以孝終身焉○九月王與公主獵于馬

高麗忠烈王

堤山○復葬世祖梓宮于昌陵太祖梓宮于
顯陵初遷都移葬二梓宮于江華至是皆復
舊陵○冬十月元遣忽刺歹命王及公主以
明年五月入朝又罷合浦鎮邊所稍工水手
又冷西海道歸附軍自耕而食○金方慶還
自元方慶至元奉幣禮畢上殿亡宋幼主後
至二人執袂前導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有
司請方慶與宋羣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
歸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福王於幼主
太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上其餘皆下坐

又曰金宰相有軍功賜虎頭牌東人帶金符
自方慶始至是還王出城以迎○親裕于大
廟上謚冊宥境內初公主亦欲與祭伍允孚
曰大廟祖宗神靈所在也恐有不測之虞公
主懼而止○十二月丙子夜有人投匿名書
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又呼於道曰有衣
則衣有食則食勿為他人所得明日達魯花
赤以告王及公主其書誣曰貞和宮主失寵
使女巫呪咀公主又齊安公淑金方慶李昌
慶李汾禧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

高麗忠烈王

復入江華公主遣忽刺歹三哥車古歹等囚
貞和宮主封府庫天衢亦囚淑及方慶等四
十三人名宰相雜問之又諷公主親鞫諸囚
於宮庭公主將從之翼日柳璈與諸宰相請
見公主曰近世權臣執國命若有告人以罪
者事無虛實罪無輕重即加誅戮若刈草菅
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蕩除此輩而
使公主來蒞東方臣等以為無辜之禍無從
而起今者達魯花赤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
我國人物衰耗而官軍屯於四面誰敢有意

於逃竄乎無名之文矣足取信且貞和宮主
呪咀事亦易辨也自公主輦降國人按堵悉
感帝德彼若以私憾呪咀公主神而有靈背
德之禍必及乎爾璫涕泣交下言甚切至左
右莫不潸然公主感悟皆釋之○遣將軍高
天伯及忽刺互如元上表曰今者達魯花赤
持匿名書來示言有四十餘人聚謀復入江
華若其所言誠或有據固宜當面而露告何
乃匿名以陰投此必有憾於國有怨於人妄
飾而為之者耳所錄四十人中有一身沒已過

高麗忠烈王

五年者則其誣妄可驗也乞降明斷自今匿
名文書悉令勿論○公主將修宮室請工匠匠
于元教諸道丁夫伐材輸之京城凍餓死者
相繼○郎將王洵宗室疏屬也廣平公諱奪
其奴婢洵背密直金洗訟而得之後征倭溺
死諱獻其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
婢與諱奴婢連婚接派者幾三百人公主并
取之諱扣頭宮門請還之不許有一尼獻白
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
云前所未覩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

丑丁

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遺我如何尼愕然不
得已納焉公主嘗以松子人參送江南獲厚
利後分遣宦官求之雖不產之地無不徵納
民甚苦之

三年

宋景炎二年元
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命申贊金方慶

公除妻母服宰相除服古無其例時軍國務
繁始有是命

史臣李齊賢曰三年之喪五服之制先王
所以節無窮之意得賢者不敢過不肖者
企而及焉國家約自給暇失禮已甚而况

高麗忠烈王

權宜從吉後行其服者乎

以金方慶為世子師柳璈為傳元傳為保金
圻為貳師許珙洪祿道李汾禧韓康為調護
○賜公主怯怱口等姓名忽刺歹為印侯三
哥為張舜龍車忽解為車信職皆將軍式篤
兒為盧英五十八為鄭公皆中郎將屬之內
侍怯怱口者華言私屬人也○壬寅冊子諡
為世子○王與公主觀燈于奉恩寺宰樞不
及王怒囚僉議府吏既而使右承旨薛公倫
語宰樞曰公主請我夙駕而卿等後至恐公

主責我且因府吏卿等毋以我為躁也○二月
月僉議府言公主怯怙口及內僚廣占良田
標以山川多受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賜牌
不聽○○令諸主百官以至庶民出米豆有差
以充洪茶丘軍馬之需○洪茶丘引兵將入
境元名還又勅還歸附軍五百人舉國皆喜
○遣國學直講崔錫採金于洪州稷山旌善
役民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七十日得金
七兩九分○夏四月中郎將曹允通還自元
允通初以善碁被召帝謂曰世傳人參出汝

高麗忠烈王

國者甚佳汝能為朕致之乎對曰若使臣採
之歲可得數百斤帝命遣之自是允通歲巡
州郡教民採參或小有朽敗或非地產而未
及納期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
以將入朝又公主持免身下省停修宮闕
五月王邀達魯花赤觀獵李相語人曰始謂
尹秀輩以鷹鷂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生
拔鷂鵠腹背毛而放之經鷂啄食觀以為樂
此非篤好其忍視耶○秋七月觀候署言按
道誅密記稀山為高樓多山為平屋我國多

山者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惟官
闕不尚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都監
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恐將有不測之
災王納其言伍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變屢
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有悔
恐被不言之罪故言之是日王暴得疾至夕
彌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鷄又曰凡可以禳
禳者臣等無不盡心惟興王寺金塔在官中
請還之公主皆許之王大喜使承旨李尊庇
還金塔于興王寺○遣密直副使朴恒如元

高麗忠烈王

賀聖節上書中書省請以兵糧給耽羅合浦
屯守軍又請罷鑄劍採金貢參等事○王疾
稍間移御天孝寺王先行公主以陪從寡少
怒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王投
帽其前逐印侯罵曰此皆汝曹所為予必罪
汝公主怒稍弛至天孝寺又以王不待而先
入且詬且擊欲還竹坂宮時正郎廉承益以
浮屠神呪得幸于王侍疾進謂公主曰王疾
之愈幸賴佛力而公主之怒若有魔障使之
以間兩主之權也公主乃止承旨李楨曰廉

郎中無實之言亦有可用文昌裕謂薛公儉
曰辱豈有失於此者乎楷即泔成也○元本
匠提領盧仁秀使張舜龍告公主曰官室之
修既罷盍歸我乎公主大怒詰宰相曰我只
罷役徒耳奈何亦遣工匠乎宰相曰罷役是
日官之言臣等何知公主益怒曰豈蔑視我
耶必懲一宰相以警其餘宰相難其對李楷
曰嚮者臣等以王疾篤請罷役修省幸而見
聽工匠妄意役罷辭去耳今名而復作何晚
之有公主意解既而日官又面請勿構三層

高麗忠烈王

閣公主不聽數諸道役夫督之愈急○內豎
梁善大守莊等告曰慶昌宮主與其子順安
公琮謀殺育僧終同呪咀上欲使琮尚公主
為王王命李楷印公秀李之玄印侯張舜龍
鞠問終同命中贊金方慶密直使許珙監察
侍丞趙仁規等訊慶昌宮主及琮不服翼白
色琮親訊宰相詣宮門請釋慶昌宮主及琮
罪王問宰相曰籍琮母子家如何贊成事柳
璈對曰累加鞠問琮不服慶昌宮主則曰非
敢呪咀但問禍福於終同耳然則告上國得

請然後籍之可也既而公主請籍之王曰宰相以為不可公主強之不得已從焉初元宗愛琮賜以貨寶無算至是公主盡取之遣仁規如元告琮呪咀事○散食田裕訴于王曰臣昨以捕鵠過安東司錄金琰曰鵠坊已罷何為到此待臣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鵠王怒語李相曰此事何損於宰相而禁之我欲罷琰對曰裕藉捕鵠侵擾百姓聞殿下縱鵠自恐得罪言此以試其意耳王然之○九月王與公主獵于馬堤山○趙仁規

高麗忠烈王

還自元帝命順安公母子事任王廢置於是廢慶昌宮主為庶人流琮及終同于海島○丁未還官時王耽于遊由文昌裕李之臣言獵騎踐蹂禾稼民多怨咨益亟返從之○冬十二月流南京副使崔資壽司錄李益邦于海島既而釋之監察侍丞將軍趙仁規使管下軍介三誘南京民八人為捉獺戶民之逃賦者多附之歲納獺皮于公主宮而半入仁規家益邦囚介三訊之仁規訴公主曰南京官吏裂官旨擲地公主怒逮繫益邦資壽柳

于市遣將軍林庇翰問庇具得其實以復公主悉還民元籍竟流三人尋釋之○前大將軍韋得儒中郎將盧進義等誣告金方慶謀反時方慶以中贊當國又受虎頭金符為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下將士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之禁又募征倭軍功爵賞頗不均人多觖望得儒嘗從東征左軍使金佖為知兵馬事佖溺死方慶以不救主將罷其職進義從攻瑯島不力戰掠取人財產方慶沒入于官由是二人怨方

高麗忠烈王

戊寅

慶謀陷之乃譖於忻都以為方慶與子忻堦趙朴及孔愉羅裕韓希愈安社貞等四百餘人謀去王公主達魯花赤入據江華以叛讒構多端忻都與石抹天衢告于王王命贊成事柳璈元傳等與忻都天衢雜問之乃知評妄止論希愈等十二人截申之罪杖而釋之○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為征東都元帥○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春正月以西海道轉元至元十五年米給元帥洪茶丘軍又給百官出菹豆餉忻都茶丘軍○叅知政事朴松庇卒松庇起軍

伍與金仁俊誅崔垣累遷至大官性寬洪不
與人爭功○二月流待中金方慶于木青島
先是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聞方
慶事請中書省來鞠忻都亦嘗遣其子吉互
以韋得儒言奏帝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
與忻都茶丘復鞠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鐵
索圈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
終日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王謂茶丘曰向
與忻都已鞠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會郎哥
互還自全羅道茶丘等復問方慶父子王引

高麗忠烈王

郎哥互同問郎哥互曰我將還朝帝若問東
方事當以所聞見對茶丘頗謂至是又鞠之
方慶曰小國戴土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
天逆親自取亡滅哉吾寧枉死不能誣服茶
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而復蘇
者屢矣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時日大寒雨雪
不止王亦疲於問訊若使方慶服辜則罪止
一人之身法當流配耳於國何有王信之且
不忍視語之曰卿雖自首天子行聖將明其
情偽而不置於死何至有苦如此方慶曰不

圖上之如是也臣起自行伍致仕宰相肝腦
塗地不足以報國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顧
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
以截甲為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餘
皆釋之方慶之流國人皆遮道泣送○遣將
軍印侯如元奏流金方慶○以韋得儒為上
將軍廬進義為將軍茶丘請之也○右司議
大夫鄭興鷗職歸羅州時李汾禧兄弟附茶
丘醞釀金方慶之罪與恥與同朝乞歸養冊
王慰諭遣之尋召還○今境內服元衣冠時

高麗忠烈王

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剝唯禁內學館不剝
左承旨朴恒呼執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剝
○三月印侯還自元帝名還洪茶丘命王入
朝先是茶丘遣人評奏帝曰金方慶積穀造
舡多藏兵甲以圖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
之地置軍防戍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方
慶及子皆家屬悉徙京師以充減獲收其甲
組以供兵糧及侯至帝問方慶截甲幾何對
曰四十六部耳帝曰方慶恃此謀叛乎高麗
州縣之租皆漕輸王京造船積穀又何足疑

又方慶起第王京如謀叛何必起第遄茶
丘還來國主亦可來朝自奏○韋得儒盧進
義言於茶丘曰國家設談禪法會所以咀上
國也茶丘以語石抹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
亦遣將軍盧英中郎將李仁如元平章哈伯
曰地何足上聞汝其歸矣王來自奏耳○隨
將軍張舜龍中郎將白珪如元告以入朝王
嘗謂大臣曰朝覲諸侯高上之儀歸寧女子
事親之禮遣使請與公主入朝以術家言止
及得儒進義告變方悔之命有司促裝各道

高麗忠烈王

國驢馬未至鈴州郡事審官先納馬馬價湧
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忻都茶丘
各以馬驢王且設祖宴自王曰帝問金侍中
事在王所奏如何耳○時無功有世累者多
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趣之不從其人銜
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承旨李尊庇將啓監
察司狀王望見意愈議府狀大怒叱退尊庇
命忽赤崔崇械司議白文節金惜給事中金
之瑞等以來尊庇欲辨復進王疑救郎舍責
止之即罷文節等官尊庇厲聲曰上不察臣

心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李之臣進曰
尊庇所自者監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
之察罪郎舍責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
一忽赤夜縛諸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
悔遂釋之○公主之將如元也名宰樞令上
有作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於人
主臣不敢上公主怒將奪官而笞之柳璥曰
今使臣等領造成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
聖意今日官曰寧斫臣頭不敢上耳此無他
愛君以誠不顧其身耳臣待罪宰相聞其不

高麗忠烈王

利於人主忍使起土功耶請備材瓦待大駕
還作之未晚也公主默然而止允孚竟不肯
上曰公主怒欲流之王不得已免其官○嘉
林縣人告達魯花赤曰縣之村落分屬元成
殿及貞和院將軍房忽赤巡軍唯金所一村
在耳今鷹坊迷刺里又奪而有之我等何以
獨供賦役達魯花赤曰若此者多矣非獨汝
縣也將使巡審各道以蠲其弊請王差官偕
往乃以摠郎金暉為推考使宰樞自王曰達
魯花赤使人巡審各道俱得其實以報朝廷

非細事也乞還籍民以歸本役王從之公主不肯乃止○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廬進義等從王入朝進義道死先是張舜龍白琚還自元謁王于道曰帝勅方慶得儒等入朝對辨王議于從行臣僚李汾禧李楫曰忻都茶丘本不欲此事之辨今雖據聖旨彼必以無勅文不聽不如入朝更請而後名之皆曰帥府不聽豈非違聖旨乎其罪益重我則有辭矣乃遣舜龍召方慶等國人素疑汾禧兄弟貳於茶丘至是益信舜龍以方慶父子得

高麗忠烈王

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進義舌爛而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得儒聞之遂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王次義州時西北諸州皆附東寧府惟義靜麟三州不附迎逐供頓勝於他州○五月元帥忻都遣也速塔兒白王曰我居王國七年于今未有善惡則已多惟望王善奏尋北還○六月辛酉王至元帝遣皇子脫歡迎之親設宴慰之公主以世子見皇后及太子妃妃名之曰益智禮普化○忻都奏帝曰高麗宰相多占匿民戶免避賦役

請禁之。又請罷諸領府。為軍帝曰。汝與國主
議奏耶。曰。否。帝不許。忻都見王議其事。王不
對。忻都頗憤恚。○韋得儒至元死。王上書中
書省。辨得儒進義誣罔。會得儒亦病死。人以
為天誅。○秋七月。王謁帝。奏曰。向聞車駕北
征。表請悉索弊賦。以助征。陛下以地遠不許。
臣今入朝。請躬備戎行。以報聖德。帝笑曰。北
方人以左計。撓邊。今已奔潰矣。王又奏曰。日
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
船。積穀。聲罪致討。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

高麗忠烈王

入奏之。王又曰。陛下降以公主。撫以聖恩。小
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若在。臣之為
國。不亦難哉。如茶丘者。只管軍務。至於國家
事。皆欲擅斷。其置達魯花赤於南方。亦非臣
所知也。上國必欲置軍於小邦。寧遣韃靼漢
兒軍。請召還茶丘。帝曰。此易事耳。有間曰。惟
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強。衣
食皆請於臣。昔有一君嗜羊肉。其臣與之。則
食不與。則不得食。宋度宗時。賈似道擅權。使
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而畏臣。

去其寵妾。弑王之父。王何不。免林衍擅立耶。
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誘。如。此而能治國。則固
善。如不能。可不愧乎。對曰。茶丘之妄言也。帝
曰。非。惟茶丘人多言之。汝可與宰相擇。所以
善持國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茲人以金方
慶為謀叛。此乃有憾者所讒也。後有若此不
法者。臣請罪之。帝曰。汝其識哉。顧謂左右曰。
可。啗名茶丘。還。又問。忻都何如。對曰。忻都韃
靼人也。可則可矣。然茶丘在。則與高麗軍妄
構。是非。雖忻都不能信望。今茶丘與高麗

高麗忠烈王

軍皆還于朝。以韃靼漢兒軍代之。帝曰。可。王
語平章哈伯曰。王京達魯花赤秩滿。郎哥歹
當往來小邦。請代之。哈伯以奏。帝曰。安用達
魯花赤為。因問康守衡曰。高麗服色何如。對
曰。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日。時以高麗服
將事。帝曰。人謂朕禁高麗服。豈其然乎。汝國
之禮何遽廢哉。○哈伯謂康守衡趙仁規曰。
昨有勅其議。可以安集百姓者。未奏。王遂命
宰樞與三品以上議之。皆曰。罷處于委。以賦
役可也。處于耕人之田。歸租其主。庸調於官。

即佃戶也時權貴多聚民謂之處子以連三
稅其弊尤重守衡曰必以點戶奏哈伯又使
久問宰樞曰忻都云帝鈴高麗島居人出處
陸地高麗復使島居而差勾當使有諸朴恒
對曰至元七年我國復都古京因朝旨也其
諸島之民則未有使陸處之命但以三別抄
叛居瑠島耽羅其忠清西海諸島去賊遠者
令按堵自若全羅慶尚近賊諸島人使出於
陸避其擄掠耳曰島民乘舟成隊往來如其
生事何恒曰島嶼之人衣食魚鼈往來漁釣

高麗忠烈王

非官司所當禁也且朝旨有以命小邦者皆
正帥府及達魯花赤忻都住塩州已久西海
諸島如喬桐龍煤與帥府相望忻都何坐視
而不使之出陸耶此其無朝旨也明矣哈伯
不敢詰○王上中書省書曰小邦姦倭之人
欲釋宿憾飾辭妄告或投匿名書謂之謀叛
管軍官達魯花赤因而拷問騷擾一國今後
如有似前告訴者請自窮詰申覆都省無
令官軍驚動百姓又有惡人謀撓國家每以
還都江華籍口請使種由軍入處江華以塞

諛言之路東征元帥府報都省云高麗人多
棄無劄子鋪馬又有棄船成隊往還恐致事
變以此領軍四百置脫脫朮孫於全羅然小
邦曾奉省旨國內往來之人許國主自給劄
子自是往來使介必給劄子安有無劄子者
耶小邦例以水路轉漕王京此外只是漁釣
之人安有棄無成隊往來者耶帥府舞辭申
覆擅置脫脫朮孫又耽羅達魯花赤擅置站
赤於羅州海南願善為敷奏東寧府元是小
邦祖宗所都崔坦等奪而據之祖宗祠宇祭

高麗忠烈王

享皆廢願還其尺土俾修孝祀曾奉聖旨已
未年以來驅掠人許令放還年前又有省旨
北京東京路東寧府庚午年以來逃誘虜掠
之人亦令刷還迄今無一人還者願更令刷
還其有累世居住不便移徙者於東京路圍
聚以充公主行李廝養之役計耽羅珎島時
賊黨子女多為軍官所虜雖齒役平民者妄
稱虜獲強充驅役願令禁止小邦道里遼遠
事有要急必馳驛以聞然請劄子於達魯花
赤然後得遣或致遲誤望依諸駙馬例亦許

自給劄子西海道内谷州遂安兩城往年投
于搭察兒大王大王使吉里歹來點民戶尋
有省旨高麗附屬國土不宜點戶今崔坦等
逐去本國差遣官吏擅自管領殷栗縣本不
我干坦坦等奪而據之是何理耶小邦諸島
皆與陸地不遠上國所遣罪囚固難安置今
又欲以耽羅所放罪囚移置諸島恐生變乞
令依舊仍使官軍監守本國人鄭喬家奴居
東京與斜米寨鄉老高婁舍等六人到王京
捕獺竄伏山谷驅掠人物牛馬而去巡馬所

高麗忠烈王

捕得一人遼陽人潛行驅掠常常有之今幸
捕得望置重法以戒後來時達魯花赤依蒙
古制置巡馬所每夜巡行禁人夜作○王上
壽于帝帝使樞密副使李刺問官軍騷擾狀
忻都在側曰吾軍所以擾民王如知之今可
言矣王曰爾麾下因方慶事侵吾兒家吾兒
家尚未免况百姓乎汝等訴予以不能安集
百姓汝之騷擾如是烏能安集哉謂李刺曰
予不忍與此輩共處帝賜臣一區地臣率吾
民以來盡力於上臣所願也李刺曰帝只問

軍官騷擾耳王何至如此奏乎帝又使哈伯
孛刺諭王曰告方慶者二人皆死無可對訟
朕已知方慶冤赦之又命罷忻都茶丘軍種
田軍合浦鎮戍軍皆還王將退復召至前曰
成吉思皇帝嘗曰人苟小有孝心天必知之
爾欲享我將汝一瓶酒一碩米以來是亦孝
也王曰臣嘗奏請召還茶丘軍不勝惶恐今
盡召諸軍還感祝萬壽而已帝曰此事何足
恐乎可恐者有二妄言與違言是也汝善治
汝民毋為諸國後世所笑王曰諸軍還時恐

高麗忠烈王

有驅迫良民者請禁之帝曰我既有言誰敢
將汝一民來耶王曰願得上所親信韃靼一
人為達魯花赤帝曰何必達魯花赤汝自好
為之王曰小邦亦請依上國法點戶又請留
合浦鎮戍軍以備倭寇帝曰何必留之其能
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鎮戍倭寇
不足畏也若點戶則可自為之又曰天漸寒
馬將瘦及野草未枯可還國哈伯孛刺謂忻
都曰汝軍士有以高麗民稱為妻黨挾帶而
來者汝其不怕聖旨乎又謂王曰征瑛島耽

羅時官軍所屬者王亦不爭也○帝賜王海
東青一連駙馬金印鞍馬皇后賜公主彩段
一車使怯薛且安禿丘護送至北京命金方
慶隨王還國皇太子亦遣人餞之皇子脫歡
皇女忙哥歹皆至諸官人以達達歌舞侑觴
王使忽赤能歌者歌感皇恩曲以酬之王遣
金周鼎張舜龍于西海道趙仁規印佚于慶
尚道金天固于全羅道命曰諸軍還除父母
許嫁妻室外餘皆勿與俱還仍屬天固為內
侍舌人為內侍自天固始○八月洪茶丘北

高麗忠烈王

還謁王于道獻馬○九月達魯花赤石抹天
衢經歷張國綱北還謁王于道國綱曰前者
秩滿當還王執都省留之于今七年今達魯
花赤元帥及官軍皆還一國之福也國綱虜
事清平多所裨益○遣譯者校尉崔奇上書
中書省曰向蒙聖旨令官軍盡還且勅忻都
曰軍人稱為妻家族黨挾帶而來者汝其禁
之今軍官不肯聽信伏望特降明斷令本國
官吏與軍官共刷○命曰官文昌裕伍允孚
等上地西京為避暑之所○乙巳王與公主

至自元凡國家弊事王奏請除之國人頌德
感泣○叅文學事金坵卒坵善屬文掌國文
翰時上國徵詰殆無屢歲坵撰章表遇事措
辭皆中於理回詔至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
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美之以不見其
面為恨坵惴惴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
無所避謚文貞○冬十月辛王輪寺還過造
成所杖判觀候署事伍允孚以不早涓營官
目也允孚曰擇日者欲避凶而就吉也脅而
擇之即如勿擇臣寧就戮不敢阿旨○以金

高麗忠烈王

方慶為僉議中贊上將軍判監司事賜銀
十斤○流李汾禧于白翎島李楷于祖忽島
尋殺之楷恃王寵任政令有不便者必爭之
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皆杜絕其徒常切齒
會韋得儒事起舉國洶洶汾禧夜潛詣茶丘
計事楷亦勸王曰此自金方慶事宜勿預知
國人謂汾禧兄弟有二心王之入朝也金周
鼎朴球廉承益屢陳其短而中郎將崔深證
之至是周鼎等因內僚諷王名方慶密議遂
流二人或曰茶丘聞之必告都堂推明其事

不如殺之遂皆籍其家沉于海相臨死曰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沅茶丘黨清刑牧使孫世貞錄事池得寵等十六人干海島○贊成事判典理司事柳璈辭職以中贊金方慶判典理司事朴恒參文學事薛公儉為密直副使○新置必閣赤以朴恒金周鼎庶承益李之公等為之又以內僚鄭承伍等五人為申聞色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而行周鼎建議曰今宰樞既衆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閣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

高麗忠烈王

啓事當更擇人為申聞色而罷其餘使承益之公諷王遂為此法自是恒等常會禁中參決機務時號別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皆不平之○中贊金方慶享主○作壽康宮于馬堤山○十一月王與公主幸壽康宮觀獵○遣諸道計點使○命大將軍金子廷將軍車得珪祗候尹諧為別監與監察別監雜考太府歲入以減其費時大府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府藏殫竭注簿私假貳猶不能支至有剃髮為僧者金周鼎謂諧舊為內侍其

於傳請必能搏節出納子廷得珪內僚之首
可以抑羣豎口傳之弊請王行之其後口傳
愈多傳請益繁內僚爭引例求為各司別坐
莫之能禁○十二月元遣斷事官速魯哥來
問殺李沴禧兄弟流池得龍等事及刷取種
田鎮戍軍妻蓋茶丘訴之也○辛卯王如元
○速魯哥以金方慶許珙還公主使人言曰
王既入朝國家宰虛方慶珙有帝命則可與
去否則不可速魯哥欲還之金甫成不聽甫
成本北界人也自其父叛入遼陽為茶丘腹

高麗忠烈王

心與沴禧相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以來凡
所詰我者皆其謀也○改折給祿料田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七



高麗忠烈王

